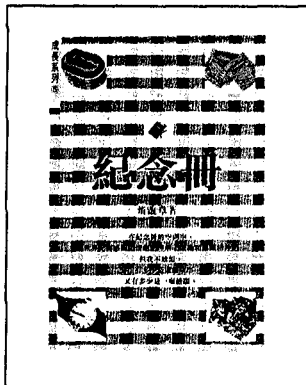


董啟章：  
《紀念冊》



出版資料：  
香港：突破出版社，  
一九九五年（初版）。

《紀念冊》是一部需要細心閱讀、用心聆聽的短篇小說集。

書中呈現出一個眾多聲音的空間。作者運用「非人」、「物化」的手法，將自己隱身成「紀念冊」、「粉刷」、「尺子」等物體，以充滿諷喻、省思的筆調，發展出物件與物件、作者與讀者之間的對話。再進一步伸延，亦可說是「我」和「他者」之間的溝通問題。

作者雖然多番說他只是代物件寫字的「工具」，而物體也不是隱喻或「代表」甚麼。然而現實中，物件並不會「說話」，「說話」的始終是作者。難得作者省覺到書中「虛應的故事」和「一廂情願」的成分，自省到作家執筆時的權威性。他不採用「擬人法」也是避免以人的觀點和標準強加於物體上，從而突出每件事物的獨特性。他嘗試以「非人」的手段，跳出平常思想的框框，「設身處地」地去感受和理解其他事物。

其實，即使是人與人之間也會發生對「異見」的對抗。在《紀念冊》一文中，女孩撕掉紀念冊象徵了對文字的暴力行爲。最有趣的例子是作者用「尺子」來諷喻那些自以爲是「文化判官」的人，以嚴苛的判詞去抨擊其他「異見」，表現出自封和狹隘的思想。文中一句「我終於體會到暴力是一種怎樣教人迷亂而激情的東西」（p.32）實在值得再三細嚼。

在這個空間裏，作者以謙虛的態度，戲謔的文字，一方面思考到眾聲之間的限制與抗衡，同時在「看」與「被看」之間，期望互相能以包容客觀的態度去聆聽「我」以外的聲音。（余詠莊）

參考資料：

1. 關夢南：〈訪問董啓章——談遊戲、執着與自我滿足的小說創作旅途〉，《信報》，「懷書」，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六日。
2. 關夢南：〈另類校園小說——《紀念冊》〉，《讀書人》，第五期，一九九五年七月，第五十至五十頁。
3. 湯嵐：〈給《紀念冊》的信〉，《星島日報》，「書局街」，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七日。
4. 霍玉英：〈傾聽成長中每一段的變奏曲——讀《紀念冊》〉，《星島日報》，「書局街」，一九九五年七月十七日。